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娘再世

周渭璜，字璧臣，號仲瑜，金陵人。固宦族也，連生已凌夷矣，然猶以家世自誇，意氣兀傲，不輕讓人。赭寇之亂，金陵陷為賊窟，洪逆據作偽都者殆有三載。生宅殊闊巨，曾為偽天將第。寇患既平，官兵入而居之。時生室家星散，子身遠至滇南，越餘年，始返。其宅空無人居，久經鍵閉，生令人翦荆榛，去瓦礫，除荒穢，召工匠塗治一新。顧室廣人稀，每入夜，磷飛上下，颯啼於暗隙，鴉鳴於屋角，家人皆惴惴焉不安枕席，生殊無怖畏。一夕，熟睡方醒，忽覺有人以手入衾，其冷若冰。啟眸視之，乃一赤腳丑婢，咄之使去曰：「冷如鬼手馨，強來捉人臂，具此尊范，何尚不自量耶？」婢赧顏自退，出至房闕，小語曰：「當今渠自來，看汝尚能高臥耶？」生知為魅，初無所懼。去須臾，有奉簾入者，曰：「誰家郎君，嚇我癡婢？」生視之，秀黛鸞蛾，高鬟盤鳳，蓋一七八歲女郎也。生覓衣將起，女郎已近牀前，止之，即坐牀沿，曰：「天寒如此，不如倚枕擁衾，相對作清談也。」生曰：「此時漏永宵深，冰天雪窖，卿何為冒寒至此耶？」女嫣然曰：「因與姨母口角，負氣出外，正慮夤夜悵悵何之，無所駐足，適過門外，見窗隙猶漏燈光，知君未眠，故來相就。」生曰：「頃來丑婢是供御使令者耶？」女曰：「是姨氏爨下執炊者也。」生因詢女姓氏里居。女自述：「馮姓，字香鄰，本住維揚。父母俱沒，乃依姨氏以居。姨父昨往潯陽去矣，妾進正言於姨氏，反為所詬，是以出耳。」生問顛末。女曰：「人家閨闈之事，豈可為君道哉？」絮談既久，漸入諧謔。生探手女懷，撫摩雙乳，光滑圓綻，迥異尋常。生曰：「此正『荳蔻梢頭二月初』也。」女香腮薄，如不勝情。生曰：「今夕無歸，何不宿此，毋使余孤枕寒衾歎淒寂也。」遂代女解羅帶，鬆金鈕，並為脫履。女抵攔不可，生矜之不已，竟捉足而代脫焉。生視其履，銳如結錐，以香木為底，雕鏤精巧，中空，實以麝屑。把玩逾時，手為之馥。生至此不覺魂銷矣。是夕，燕婉鶯嬌，雲尤雨，不覺窗月之斜墮也。交頸而睡，日高未醒。女起推生曰：「貪眠忘曉矣。」著衣欲去，約以夜間再來。生把臂挽留，遂止不行。自是女居生室，為生主持中饋，會計出入，居然如伉儷焉。生本未娶，至此盛設筵席，遍招戚串，使女靚妝炫服，出而謁見，諸人無不驚其豔麗，歎為神仙中人。

居無何，女忽於夜半嚶嚶啜泣，生驚詢其故。曰：「今日小立門前，瞥睹曩日之婢道經此間，見余，突然問訊，謂姨氏尋覓已久，已知余所在消息，不日將來掩襲矣，恐因此涉訟庭也。」生曰：「何害。卿無父母，身由自主，雖寄養於姨氏，然自幼非其所撫育，即控官，亦不為之理也。卿甫入吾家，余已早為之地，冰人有據，婚帖可憑，姨氏即口有百舌，亦難辯矣。」女曰：「雖然，不如早避之為善。妾言及姨氏，心猶生悸，況見其面哉？妾有舅氏居武昌，盍往依之？」生性喜遠遊，遂從其言，束裝遽發。至蘇，泊舟金閶門外。皓魄初升，蟾光皎潔。女憑窗凝眺，黛影波痕，上下一色。須臾，有一官舫衝波涉浪而來，與生舟相並繫纜。旋有投刺來謁者，生視其刺，題「李重光」，深訝初不相識，何為至此？方欲辭之，而其人已昂然登舟，直入艙內。女匆猝避匿後艙。其人向生長揖，貂裘狐冠，衣飾華貴。生知為非常人，對坐傾談，頗傾胸臆。及論詩詞，援古證今，剖析源流，生甚服其博辯。燭既見跋，客始辭去。

翌日，以風狂雨驟，舟不得行。生往答拜，客見生至，大喜曰：「風雨如此，得君蒞臨，可破寂寞。」遂命設筵相款。異饌佳餚，咄嗟立辦。偶話前朝興廢事，口講指畫，有如目擊，於五代治亂尤詳。酒數巡，命呼歌者侑觴。謂生曰：「默飲寡歡，非所以待佳客。」傳呼甫下，而來者已三五輩，皓齒明眸，並皆佳妙，最後抱琵琶者，尤為豔麗。歌聲驟發，響遏行雲，脆堪裂帛。群歌既闕，乃展絳撥弦，獨彈琵琶，抑揚宛轉，哀感綿綿，所歌亦作激楚之音，聽者俱為歔流涕。客告生曰：「此《念家山破》曲也。回念曩時，曷勝愴惻！」生曰：「聞此曲乃南唐後主所作，君之姬人，何由習是？」客曰：「言之君得無疑駭乎？我即李煜也。雖去世千年，而精爽未泯，恒遊戲人間，借消抑鬱。」指後歌者曰：「此即宮人流珠也。性最通慧，最所屬愛。」指紫衫者曰：「此保儀黃阿嬌也。從我北徙，卒於大梁。至今思之，猶為惋惜。」生注目凝睇，頗驚其美，舉止風流，容態華麗，顧盼顰笑，無不妍姣，洵翹楚也。又指側坐者二人曰：「此為秋水，此為慶奴。」於時一姬方吹玉笛作《水龍吟》，嘹唳當空，停雲滯月。客曰：「此喬家滴珠也。」生問曰：「聞後主所寵，尚有娘，今日何以不見？」客曰：「此人現降塵世，已屬於君，以了五百年前風流孽緣。雖係舊時姬侍，未便招之來此，生其愧心。」生聆言，意侷促頗不自安。客笑曰：「江山尚不能保，況乎妾媵之流哉？屬君不過一時暫耳，非常也。君其善愛惜之，勿虛此良辰美景。」因命流珠為生把盞，曰：「當浮一大白，為慶君得千古之美人。」生一舉盞。後自保儀而下，迭來勸酒，生皆不辭。生問曰：「聞保儀工書法，得鍾王之妙，專掌墨寶，不識其書可得見乎？」因出素縑索書。客命左右以筆硯進，黃嬌對生揮毫，頃刻盈幅，出懷中玉印鈐之，色澤爛然。生飲酒自午達酉，微有醉意，因懼失儀，辭不能勝。客乃命流珠歌以送行，其聲靡曼以長，一字數轉。既畢，餘音猶繞左右。客曰：「此即昭惠後所作《邀醉舞》《恨來遲》二破也，非流珠牢記弗忘，則此曲只應天上有之，不復傳於人間矣。」客遂與生執手作別，曰：「自此幽明異路，相見未知何時。慎勿傳諸紙筆，以駭世俗耳目。」命人送生過舟，隨以二鑲金箱饋娘，且曰：「囑其善事郎君，無以我為念。箱中物雖菲，一世吃著猶不盡也。」流珠五人皆有贈遺，殷殷致聲問候。生甫回舟，官舫遽發，鼓如飛，轉瞬已杳。生為女縷述其異。女茫然如隔世，反嗔生特造謠言，妄肆唐突。生曰：「言語可以假托，贈物則不可偽也。」啟箱觀之，珍寶充，並莫能名。於吳門穿珠巷中才貨其一二，已獲千金。既抵漢，適有內官欲覓巨珠，求之瓊島新洲，終不能愜意。生出所攜以示之，駭歎欲絕，立畀五萬金售之去。然所藏猶未盡也。

生既挾重資，即僦屋漢，設肆於□□間，逐什一之利。部署既定，然後至武昌訪女舅氏，則已先數日往豫章勾當公事矣。生自棄儒為賈，所遇輒利市三倍，積蓄豐饒，一切享用，埒於王侯，臧獲輩趨走盈前。以重金至蘇揚購得四婢，一曰春桃，字紅蕤；二曰夏蓮，字菡芬；三曰秋菊，字慧英；四曰冬梅，字寒香，咸具絕色。令曲師教以聲歌，晨夕入塾讀書，以是頗嫻音律，識書史。女本識字，至是能涉詠吟，可與生互相唱和。生快然自足，曰：「今日始慰吾夙願矣，夫豈初念所及料哉！惟舊時亭樹，不可不大加修葺，以為菟裘之築，他日可以歸老焉。」乃戒幹僕挈資往金陵司土木事。

一日，生游黃鶴樓，行頗倦，小憩石闌干側。見有乘魚軒至者，則一四許麗人也，娉婷風韻，不減徐娘；後隨雜鬟數人，而丑婢亦在焉，見生，猶相識，向麗人附耳數語，麗人逕詣生前，斂衽者再，曰：「郎君乃吾家甥婿。前娶我甥女時，何再不謀？今君家何所，當一臨存之。」生侷促不能盡其辭。麗人即命僕從喚肩輿至，與生偕行，且謂生曰：「此間距吾家尤近。請先至吾家，他日親戚往來，庶識門徑也。」約行半里許，輿人遽止。生見門第崢嶸，居然閭閻，門內垂手侍立者四五人。既升堂，與麗人相見，生執卑幼禮甚恭。麗人親自導入內軒，囑婢呼秀姑來。頃之，環佩聲鏘，麝蘭香溢，亭亭玉立於側，則一二八許嬌娃也。麗人謂生曰：「此我女也，可以姊妹禮見。」生微睨之，容華絕代，堪與香鄰稱雙璧焉。設席款生，母女二人隅坐相陪，勸飲巡環，到口輒盡。女秋波斜睇，媚態橫生，戲以纖指捉生耳曰：「不飲則瀆汝！」生神志益為顛倒，不覺沈醉，隱几而臥。味爽始醒，風寒砭骨，但見霜華滿地，月影沈山，屋宇人物，都無所有，乃臥於荒塚上，知為遇鬼，踉蹌而歸。入室，已不見女，几上留書訣別。生歎恨發狂，削髮入山，不知所終。